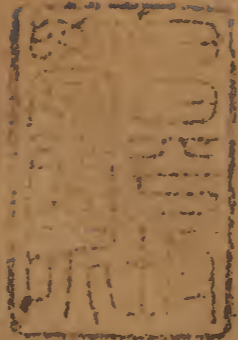


榕村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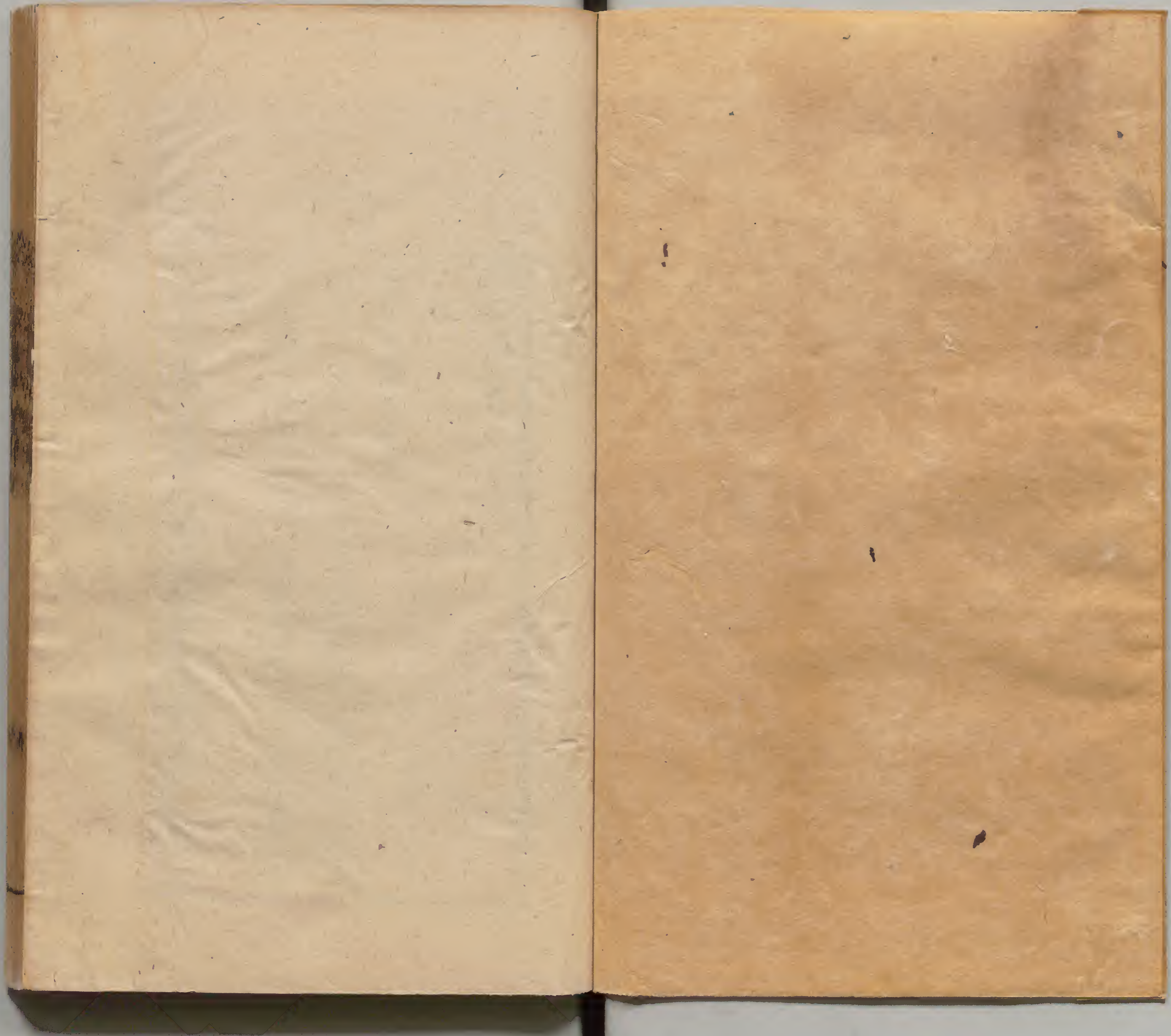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西 八 函	三 六 一	三 六 七	漢 書
四 架	六 冊	七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八 函	三 六 一	三 六 七	漢 書
二 架	六 冊	七 號	類

卷十四之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677
冊數	16	(6)
函號	318	95







榕村全集卷之十四 章文車

記

皇帝親耕處恭紀

皇上御極之四十有一年春省耕畿南巡視宿麥勞勉農人巡撫臣光地及境內文武諸臣扈從以行維二月壬申

聖駕次于博野因東作之興念稼穡艱難躬秉犁器即功竟畝臣令知縣臣開銓即按其置場表識

聖蹟追維自古盛帝顯王皆以農為興德之本周禮王籍

榕村全集 卷之十四

掌之甸帥。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參置保介御者之間。其在成王。親與世子出觀農事。又爲饁以饁之。嘗其旨否。不以命之。從行之臣。雅頌矢歌。聲傳至今。洪惟我

皇上聖德神功。度越有周。克勤小物。爲億萬年子孫之貽。謀其作典常。播聲詩者。非一邑所得私也。然

聖蹟所存。則博野小邑。其名一旦。遂望于寰內。非常之幸。蓋自建置所未有。又近在郊甸。臣光地適爲長吏。帥屬耕耨。攝官承乏。與際寵榮。爰立貞石。具紀其盛。

以垂無窮。臣又竊惟受事之日。卽得內府耕織圖之賜。今茲扈從。特被

殊錫。復得臨唐太宗書勸農詔

天章一軸。仰窺我

皇上宵衣旰食。必以務本力穡。是先。庶幾益求庶民所急。竭誠謀度。時請

聖謨訓勅。以釐於成。則教農趨時。方由博野而始。臣光地既躬送

聖駕。遣歸郡邑。諸臣皆以此申戒之用。并銘勒以自勸。

御賜急公尚義扁額恭記。

康熙乙未八月越朔四日。辭

陛至熱河。奏請八世祖森。當前朝正統年間。捐貲賑蘇州饑。後又從官軍平江西福建寇亂。經聞於朝。旌義賜爵。平生好施與。官府學舍。橋梁道路。多所建造。前史爲之立傳。乞賜

御扁以爲世之急公尚義士民之勸。隨蒙

聖俞。九日。內侍捧

御書扁額出。卽用急公尚義四字。二百餘年義烈。獲賁

天章。祖德之厚。

君恩之隆。凡我後嗣。其無射於人斯。

御賜女宗挺節扁額刻石恭紀

高祖母林氏。遇賊殉節。事在前朝嘉靖癸巳。距今一百八十餘年。明季知縣施某。曾以旌表詳請於巡按。而未上。康熙乙酉四月。

駕南巡歸。臣以直隸撫臣。迎於舟次。連日召見。書史政務。旁及稗逸。靡所不講。閒以高祖母義烈之事聞。遂蒙賜一額。曰女宗挺節。今立石於赴水之崖。相望五十步許。

御筆親揮。龍鳳蔚躍。幽光映耀。比之有司。循例為坊門者。何啻倍蓰。且是地也。士女千羣。朝夕競渡。觀瞻諮問。風化攸關。非獨李氏一家之舊烈新榮而已。事蹟之詳。具於家傳。茲特恭述。蒙賜日月。以示後人。

御賜在原至誼扁額恭紀

康熙四十二年。臣以謝陞吏部尚書。恩至京。初九日。

內殿召對畢。臣乞以私事陳請。

上可之。臣乃稽首頓首奏曰。順治乙未丙申間。臣一家十
二口陷於賊質。以邀重貨。臣伯父日燦自遠聞難。閒

關來歸。不顧生死。身詣賊。慷慨引義。繼以涕泣。不願
獨生。賊大感動。禮遣之。然猶拘其弟從子如故。日燦
憂憤嘔血。乃募鄉壯合家僮百餘人。夜劫之。覆其大
巢。復連鬪四月餘。悉拔出。臣家男女大小。賊黨盡平。
時貝子王奉命平海。駐閩。嘉其功。賜諭稱獎。加賞賚
焉。日燦起家。恩貢生。後至京。考授通判。未仕。讀書終
老。臣父兆慶。每念日燦急難誠篤。私囑臣曰。他日能
通顯者。必章揚伯父事。吾瞑目矣。今臣受恩逾分。已
極。而先世奇節未著。伏求

聖筆一字之褒死骨不朽奏罷蒙

聖主領允越六日召臣至南書房命內臣捧

御書在原至誼四大字以賜臣稽首感泣之下竊惟天下士大夫民庶孝弟貞烈之行荷蒙褒錄者多矣顧皆循故事陳丐自有司施行然猶邑里生華珉石永煥日燦以區區友義上邀

宸翰發其幽隱此視東漢趙孝淳于恭輩赴兄弟之死義格凶頑前史爲之立傳榮耀什伯過之豈尋常旌門表宅比哉其天下臣庶力爲本行者又孰不聞風感

激況臣及日燦子孫等其銜恩刻骨顧宜何如報也御賜在原至誼扁額刻石恭紀

順治乙未先君與季父同居山砦中一夜陷強賊獨先君一人逸餘十二口悉擄以去索贖重不能厭也祖以憂逝父毀瘠不支待盡而已仲父自遠奔至恤與難俱亦嘔血幾殆既而曰徒悲無益也則治行將赴賊陳大義不幸以身共之親踈苦援不爲止遂衰麻抵賊壘聲淚慷慨道所以爲弟姪請命者渠魁爲之息歎飲饌送迎具焉然累繫終不釋於是閱歲矣

有僧款門密曰。盍以死求生乎。賊所踞山巉巖不可上。然有一面陰背極險不爲備者。募壯士夜劫之。質其魁則孥可返矣。仲父練家僮并備食者纔百人。涕泗與謀。衆皆曰願死。丙申四月九日夜。天大霧。先登二十八人耳。天已曉。遂吹羸直指魁帳。賊出不慮。又霧厚不辨人。狼狽犇崖投崖下者無算。出季父弟兩人。餘繫於他山。魁亦走脫。賊於是徵合遠近所部將萬餘人。仲父用百人者。據其阻。日與之戰。以一當百。無不靡者。自夏至秋。小大百餘鬪。賊散亡畧盡。十口

以次劫歸。地與次弟鼎徵實殿。七月七日也。時閩方有海患。大師疲焉。故山寇投隙起。盤三縣者已十餘年。官軍旣無暇收服。績成書生。上下皆奇其事。征閩貝子以諭褒獎。將官焉。而仲父辭。學使孔某誇於衆曰。李葆甫文事武備見於天下矣。仲父僅一遊太學。署通判職。而歸老林邨。湛書史以自樂。終年八十有八。康熙癸未。地撫直隸。陞吏部尚書。謝恩。因燕見。奏聞當日事。蒙

上嘉悅。賜在原至誼四字。

御筆以顏其家且命臣以軍門偏將賚送嗚呼自二叔不咸而急難之道衰東漢君子有爭死於賊者史者傳之以為盛節且曰是光武明章之烈也仲父本行可紀遭逢

明盛表厥幽光蓋所以磨厲風化豈私臣家而已其孫鍾寧受之將立石墓次而今亦歿矣霰雪相仍舊事浸湮孝友之風式微可懼後死者不述將無聞者矧是異數實所干丐恭紀碑陰以授其次孫鍾準曾孫清夔等練日敬勒

御賜教忠扁額刻石恭紀

父天植忠孝其汲汲於祖宗族屬之事者墳廟無不修祭薦無不舉停喪無不掩忽祀無不續緩其饗殮而是之急天性然也甲寅之亂父君臣之義甚篤濡身有萬仞之顛抗節有俯仰之禍積病三年惟憂用殞康熙乙酉四月光地扈

駕河干

聖主頗詢舊事因

賜父一額曰教忠凡

御書例不系款。茲特筆其左餘云。賜某蓋異數也。乙未告歸。陛辭。又問所欲得字。八世祖丐扁之外。爲父求兩柱語。有

命擬進。竊用唐人成句。杜甫云。一病緣明主。王維云。終身思舊恩。以爲父蒙難三年實錄。荷

恩隨奏。寫賜。然杜句頗更易。緣擬時避病字。今不敢改也。嗚呼。表碣神道。凡剝琢爲觀美者。今旣破俗停止。獨此

華袞恩榮。宜勒貞珉。以示來裔。惟古人揚先行者。有損無

增。故可以存信。親疎及見聞父事者甚多。必知光地不敢一字欺其

君親也。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刻石恭紀

恭惟

皇上道與堯舜禹湯而相紹。學則洙泗關濂而同歸。政撫萬方之煩。心傳千古之秘。而且窮象數之蹟。隱訂唐都洛下以無訛。攬文藝之菁華。裁漢魏江東而還雅。顧天縱之睿智。實兼多能。而聖作之文章。悉源性道。

椽木全集 卷十四
以是萬幾一日之暇獨宗六籍諸儒之書雖遊戲於
墨池必翱翔乎學海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前後凡數百本歲二月南巡守臣扈
駕涉天津屢蒙召見因出

御舟中所書二軸以賜臣謹拜手稽首祇受而寶藏之伏
惟二編爲近世學術淵源比之上古之圖書中天之
易範也歷代雖經儒者之表章然必百世以俟聖人
而大著昔者朱子爲圖說首句誤增兩字累欲請之
於朝刊改而終弗獲及其論西銘則爲林栗彈劾以

去道之難明書之難傳也如是今我

皇上篤嗜深契興絕表微

宸翰所揮天章所賁昭茲來許于古有光在

皇上則爲以聖而下學於賢將天下皆知沿河而東至於
海斯文之幸千載一時儒先復生不知何如其慶忭
也愧臣凡陋弗克欽承恭紀

恩遇勒之貞珉以惠天下學者

御書戲綵堂恭紀

今

天子宸翰流天下。然自先聖先賢名山古刹而外者。舊禁近及宣力文武諸臣。乃能得之。惟年壽高者。其子孫爲之祈。則往往俯允。蓋優老教孝之心。如此其盛也。吾友徐善長。以詞翰起家。出入禁闈三十餘年。於分得沾光寵。所難者。太夫人壽且康。善長忠而孝。和氣參會。歲晏華榮。倬彼

天章。言樹之背。是以士論耀之。舊遊慰心焉。歲癸巳三月。天子以萬壽日。加恩臣民。肇行養老。太夫人又得與宴於皇太后宮。賜賚衣服。纁黃珠飾。悉從厚。夫學者以章句自薦。

至於受知明聖。勸講賢英。躡鱗附翼。自託不腐。斯已榮矣。況有皤白之親。同沐眷渥。入振鷺羽。出展烏私。此固先生朴誠純忠之效。而母夫人所爲淑惠幽貞。恩勤育教。以有今日者。亦可由其子以知其母矣。在漢鄒枚之徒。以文學侍中。兼聞政事。故史稱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賈董傳諸王。又不時入對。或就其家遣問。是皆儒學遭逢之僅者。而先生兼之。宋張齊賢之母。年八十餘。每入謁禁中。太宗歎其福壽有令子。賜子存問。歌豔摺紳。流輝史冊。此又邦家之盛事。非

獨門內之寵光也。孤露餘生，撫節歎慕，承吾友之命而感。

明時錫類之恩，使南陔愛日之笙歌，與臺萊頌禱之章，竝時作也。爲撰戲綵堂恭紀。

御書廉平堂恭紀

天子勤思上理，以澄清獎史道，而猶病夫逐名者之入於僞也。尚氣者之出於激也。僞則不誠，而人不服。激則不和，而人不安。如是者，以立乎中外，猶未足以宣德意，助皇明。是故訓迪百官，每於清正而和平者，諄諄

焉。今都御史劉公其人，也都御史之職，在於清風絕弊，執法持平，又正其官也。茲額之賜。

上之所以嘉其人，重其官，而欲舉其官者，與吾儕士大夫患於不廉，廉者又往往不誠，不和，而有二者之病。雖然，亦有朴而非僞者也，厚而非激者也，而猶不能使人服且安焉。則以理之未明，事之未達，或見己是而失虛公，或矜細節而乖大體，是以古之人孳孳講學，至於老而不勌。蓋知夫明理達事，如彼其難也。夫階之稜，謂之廉，廉之角，謂之隅。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

隅言君子物身之有稜角也。然其下所賡則曰溫恭爾柔嘉爾。言若捫于予舌。行無忤於爾室。此其至心爲之內。太和爲之表。體忠行恕。而無幾微非人已所安者。夫如是故平。公年七十餘矣。而好學篤志。有衛武之風。庶幾乎明理達事。以克其誠。而導其和。則聖天子之訓。可以無負。大法小廉之司。可以無愧。雖然。上之訓。非獨爲公言也。蓋欲使吾曹見之者。交相勸勵。以贊太平之治。故余於公之請記也。愛莫助之。又懼而思焉。身雖退。豈敢忘以名行終始。

御批曆學疑問恭紀

壬午十月。扈從南巡。駐蹕德州。有

旨取所刻書籍。回奏匆遽。未曾攜帶。且多係經書。制舉時文。應塾校之需。不足塵覽。有宣城處士梅文鼎曆學疑問三卷。臣所訂刻。謹呈求

聖誨奉

旨朕留心曆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再發。二日後。承召面見。

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

帶回宮中仔細看閱。臣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庶草野之士有所取裁。臣亦得以預聞一二。不勝幸甚。

上肯之。越明年春。

駕復南巡。遂於

行在發回原書。面諭朕已細細看過。中間圈點塗抹及簽貼批語。皆

上手筆也。臣復請此書疵繆所在。

上云。無疵繆。但算法未備。蓋梅書原未完成。

聖諭遂及之。竊惟自古懷抱道業之士。承認有所述作者。無論已。若乃私家藏錄。率多塵埋甌覆。至曆象天官之奧。尤世儒所謂專門絕學者。蓋自好事耽奇之徒。往往不能竟篇而罷。曷能上煩乙夜之觀。句譚字議。相酬酢如師弟子。梅子之遇。可謂千載一時。方今宸翰流行天下。獨未有裁自

聖手之書。蓄於人間者。豈特若洛下之是非堅定。而子雲遺篇。所謂遭遇時君。度越諸子者。亦無待乎相譚之。屢歎矣。既以書歸之梅子。而爲敘其時月因起。俾梅

寶奉焉。

上諭泰山脈絡恭紀

臣嘗因奏事罷。

上顧問泰山之脈。何處生來。臣以中州之脈對。且曰。古泰山在河之南。今河既南遷。則泰山在其北。應是山脈已爲河斷。

上曰。非也。果是山脈。水不能斷。泰山之脈。乃自遼左而來。今金州與登州。夾岸相對。纔數百里。海中有山島十餘。錯落橫渡。卽山東諸山脈絡從來處也。臣退而伏

思之。禹貢導山自導岍及岐。至入于海。是一條。西傾朱圉。鳥鼠至陪尾。是一條。導嶓冢至大別。是一條。岷山之陽。至敷淺原。是一條。四條之列。自北而南。中原形勢大畧盡矣。獨疑青兗徐揚之山。不在四條之內。謂非水所經歟。則兗乃河入海之處。揚乃江入海之處也。謂其山不足表識與。則岱宗嶽之長。嶧夷陽之谷。堯舜所測候而柴望也。謂非禹跡所掩與。則禹治水。施功。正自兗青始。故前敘九州。旣以岱表青徐之域。又曰。蒙羽其藝。且傳載禹會諸侯于會稽。正揚州

之鎮也。而四條之山，無一及之。何耶？又此四條者，惟北條曰至于碣石入于海，其餘三條或盡于豫州，而曰至于陪尾，或盡于荊州，而曰至于大別，或盡于揚州之上游，而曰至于敷淺原，皆不紀其入海之山。比之北條爲甚短，又何耶？說禹貢者畧而不講，蓋數千年矣。今恭繹

聖誨，還證古經，然後知禹貢四條之山，但以中原脈絡可見者言之耳。北不踰塞垣，南不踰嶺徼，蓋其脈絡不在九州中土，則禹跡之所未窮也。泰山之脈，旣自塞

外橫海而來，自登萊以盡于青徐，而江浙閩廣之脈又皆自嶺外迴環抱江而上，自江右之大庾嶺分支南盡於閩廣，而北盡於江浙，此兩條者，蓋天作而地成之，以爲中原之左右藩護，而推其脈絡所自來，則非中原之山，而塞嶺以外之山也。塞嶺之上流，禹所未至，故禹貢於導山闕之也。夫是以前北條諸山盡于冀州之境者，不得不長，其餘三條諸山接于青兗徐揚之境者，不得不短，此以知聖人之智，沿流溯源，如此其精，而聖人之經，存信闕疑，又如此其謹，倘非

皇朝全書 卷一百一十四
皇上灼知而發明之。則遺經之指。千載夢夢也。臣恭惟
皇上之學。既專於道德性命之源。而其暇力。則自易象律
曆。天文地理。算數聲音。農田水利。無一不窮其理。造
其妙。心堯舜禹之心。傳堯舜禹之道。故凡堯典之曆
象。舜典之樂律。禹貢之山川。亦至是而始一明也。臣
不勝惶悚。

重建董子祠堂記

凡仕宦所至。首考其地之先賢先儒。以暨名臣高士。
風被於來世者。爲之垣墉俎豆。使邦人有所稱思。禮

也。景州舊有董子祠。而窄隘無規。且蕪不修。無以
動州人仰止之敬。歲甲申。知州事周鉞。遂更買地於
城東偏。斥大其基。出資營葺。凡門堂室廡齋房。具備
自舍菜降登。及官吏止憇。學者講肄之所。皆寬然有
餘。又能以扈從自請於

天子。賜以額。字曰闡道醇儒。此千古之異數。而鉞之勤懇
誠款。爲可書也。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李光地
觀祠之成而記之。曰。韓愈氏論道。醇孟子而疵況。雄
當已然。於董子則莫之及。何哉。在漢惟劉向頗知之。

松村全集 卷一四
以為王佐之材。伊呂之匹。劉歆班固雖頗過其論。然亦謂六經離析之餘。使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則非揚雄以下之所及也。韓氏於孟子之後。樂道揚雄。至於董子同時。如司馬遷相如。皆有述焉。而獨遺於是。是皆以華實為進退。豈篤論哉。自宋以來。更歷大儒。而其品始定。於是三策之書。上擬七篇。而與之相接。蓋其曰天性。曰天地之性。則性善之所出也。其說雖源於孝經樂記。而漢唐諸儒。未有能述之者。謂非有聞於性與天道之傳者乎。其對江都王義利之分。

王霸之判。則孟氏所反覆於齊梁之廷。累千百言。以悟世者。如此而已。然則謂孔孟既沒。董子之學獨醇。程朱之言。不可易也。自是而又五百餘年。以至

熙代。堯舜孔孟之統復合。三十年間。自鄒魯聖賢之區。以逮濂洛關閩諸儒。毓生居寓講讀之處。皆貢以

天章。高齋巨榜。而董子舊里。近屬畿封。亦傲

俯俞下州小臣之請。闡幽微顯。使千載道系。粲然重光。恩明意美。垂示罔極。程朱之言。至是益信。豈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地適以持節於茲。因木石

之竣記識月日自托不腐又將使州之人士仰窺

聖代表章之盛下守此邦文獻之傳庶幾嗣音有繼爰述

舊聞表新褒以告來者仍使鉞董其事而勒之祠左

重建鷺湖書院記

鷺湖者考亭朱子象山陸子講學處也昔東萊呂氏
與朱子交善又於陸子有場屋之知見二君子平日
操論有不同者故約爲鷺湖之會而朱子及陸子兄
弟皆赴焉後人就其地立爲書院以祠四賢起於宋
淳祐閒賜額文宗延及前代屢有修舉或曰朱陸之

異同五百年來以爲口實今同堂而祀於古者配祔
之義何居余曰不然二子之相崇重者至矣朱門誨
學者以持守每推服象山爲不可及白鹿講章朱子
至爲之避席上手謝焉陸之於朱則有泰山喬嶽之
歎故朱子有言南渡以來理會切實功夫者吾與子
靜兩人而已原其講辨豪芒之指一則慮玩心高明
之失實一則恐著意精微之離真二者於末學誠皆
有弊焉雖朱子亦謂宜捨短集長庶無墮於一偏也
昔游夏同師夫子而本末之論互爲訾警二程張邵

相與切劘者數十年。然其說流弊。程子猶有微辭。今語高第弟子。則文學之科。同配聖師。朱子敘道統淵源。竝以周程邵張。釋奠精舍。未嘗以其小不同者爲病。然則朱陸之共俎豆而處闕宮也。而又何猜乎。今天子衡量道術。一以朱子爲宗。聖人有作。萬世論定矣。在學者誠宜稟

皇極之彝訓。奉一先生之言。以講以思。以服以行。庶幾沿河入海。而無斷潢絕港之差也。而又當知張邵及陸之於程朱。其學雖微有同異。而實相成。非若孔墨告

孟之不同室。無陷於膚末者。吠聲之習。以長夫晚出。橫議之風。是之謂能自得師矣。曩歲逆藩變亂。西江適在其衝。兵燹之餘。舊宇堙圯。康熙癸亥。前令潘君某。曾一修之。今又頽敝。施君德涵。以名進士來。尹是邦。尋訪名迹。慨言更新。會諸上官。皆留意文事。故請上輒報。加以慰獎。規撫旣備。考落有期。適余以丐歸。經過。侯與邑之人士。邀請瞻謁。而以祠記相屬。余惟爲政者。首訪邦之明祀勝跡。繼而修之。古之君子。皆然。況夫羣哲論道之區。學術源流。移風百代。而可以

櫟林全集 卷十四
翳諸荒榛乎。且夫書院之建。實與國家學校相爲表裏。李渤高士爾。講洞之廢。朱子猶惓惓焉。今使先賢遺址。煥然崇修。江右故理學地。必有遊於斯而奮乎興起。以紹前緒者。倡明者之功。於是爲大。故不可以無書。

重修懷玉書院記

爲政者以新學校育人材爲先。然學校之新也。必先聚集人士。而啓告以聖賢爲學之意。幸而其地爲聖賢所生長。所遊經。則遺教流風。往往而在。於是賢

者。蒞政於茲。咨諏舊迹。興起墜緒。感動奮發。必倍於他邦。班固有言。可貴哉。仁賢之化也。詎不諒與。子朱子生長建州。趨朝歸山。則信州其孔道也。是故玉山之會。驚湖之爭。傾動一時。見於止齋陳氏之書。而其故址。皆在於信。以今攷之。驚湖辯論。其言不傳。抑止齋所謂刻畫深而傷易簡。矜持過而涉吝驕。是一時學者。猶有疑而未概於心焉。獨玉山講義。剔抉詳明。雖因問而答。而已盡乎義理之根源。功夫之切要。嗚呼。首疏仁義之目。而警以著察之效。中揭性善之指。

而進以瞑眩之劑終提尊德性道問學之宗而兩掇
其空虛卑近之弊朱門之所終日言者不離乎是而
於玉山獨反覆焉豈爲一時學者設哉揚子雲云去
之五百載其人若存今蓋言聖賢百世之師不必於
謀面而親炙之也有志之士可以興矣懷玉書院舊
有之而不修前哲風流來者無所矜式沈侯景韓以
名家子來宰茲邑上顧高山仰止生慕下視城闕嗣
音興嗟周爰名區於稽文獻解宇聿備祀事孔嚴蓋
將表前修於渺茫振斯文之微歇此豈世俗從政勞

勞於簿領填委者所能知哉屬余休告取道西江謁
侯所爲書院者而心偉之已而宿郡治信鉛山鍾靈
鷲湖所在修舉嗚呼何此地賢守賢侯之多也抵里
卧病沈侯又千里馳書命余作記余惟

天子方躬聖學揚絕緒中外承風蒸蒸廣化侯又嘗教習
禁地密近清切尤能深知

上意預聞道德之指歸則其爲政而知所先後也固宜至
於書院興廢祠宇學舍修斥之年月創始落成詳在
侯自記中

信鍾靈書院記

文明之運始於國家而又視乎推行者之至不至苟其設誠而推行之雖微上之振起士君子固不忍愚其民也況在蒸蒸作人之世乎文翁之於蜀退之之於潮當時兵革猶未盡偃而巴巒之領微之外僻深荒遠素未耀乎光明二公者皆以太守爲吏民師能使人士奮興俗化以易前史稱賢焉今

天子撥禍亂致泰平永惟有道之長求端於學校教化崇道尊儒統一經術可謂恩明意美矣而守土者或推

行之未至或以文具推行而設誠之未篤無論僻深荒遠文教闕焉雖以聖哲居遊之區時世之未遠風流之未墜罕能尋搜章表以爲邦人勸者豈賈生所謂移風易俗非俗吏所能爲者耶西江故人文地在宋廬陵臨川南豐諸子爲文章宗師濂溪明道伊川於此相授受焉南渡後有陸氏兄弟以學行與朱子道義相切而朱子趨朝來往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講鷲湖之會道脈攸繫迹在此邦文獻不彰緒風亦歇有志之士仰止高山亦何從而遊憩焉太守周

君慨然遠覽既訪驚湖遺址檄其屬邑興修百年茂草屹爾宮牆而又卽府治佳處創爲鍾靈書院臨溪環山在闡都而有泉林之趣招致士之秀者近百人肆其中又以爲文翁在蜀相如爲之師退之在潮趙德司其教不遠千里求宿學者督率身則以時省視而作興之先時郡士科名寥落自書院立明年卽有首舉於鄉者後遂連年相踵起故曰山川之秀有開之者也人文之盛有倡之者也人地之鍾靈無絕期開而倡之則或百年而不相值嗚呼此余所爲於君

有感也雖然科名其小者爾生

聖人之世被

聖人之澤當勉爲德業之彥共定太平之基此去廬山之

下有白鹿洞焉朱子之規陸子之講班班猶在也取與玉山講義玩思而服行之使賢太守之迹他日於蜀潮而有光是則師生之賢亦邂逅執筆者之惓惓

安溪考亭書院記

昔朱子舉進士筮仕同安簿同安西北壤接安溪故朱子常往來安溪道中喜其山水幽奇以爲絕似建

陽佳處有詩在集中可檢也。光地於乙未年冬告休抵里拜邑父母會侯。寓其新落文昌祠中。因請侯曰。俗祀文昌。蓋古者司中司命之遺。雖然星辰河嶽。必以人配。五百年來。朱子人師也。今

天子

崇重之優。風聞天下。數學者知所嚮往。地之歸也。取道西江。凡玉山鷺湖。朱子信宿講論焉者。其守土類能修舉。吾邑爲朱子奉檄往來。品題名勝之區。法得立祀。非其人不興也。其有待於吾侯乎。侯曰。茲吾素志也。舊有祠在庠東。湫陋傾圮。侯乃捐貲買地於文

昌祠後。架後堂以棲神。而以中楹崇祀朱子。攷古衣冠用上公冕服。祔食則復齋北溪兩先生。皆南郡產也。又拓其前爲敬業堂。躬與諸生課業講藝。蓋志乎續朱子之墜緒。而非特後宇升香。循春秋之故事而已。祠成。邑之人士感侯興起倡明之意。與請余記其事以示來者。余惟侯之派。自東魯宗聖而南。宋南豐先生亦其別族也。文行之承。遠有端緒。則其爲政而知所先後也。固宜。考朱子平生爲學。精察力行。謹守曾氏家法。其文章則一以南豐爲殼率。然則侯於

朱子之道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明道先生爲顏
亭銘曰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蓋
有取乎淵源世講相爲表章之義余於侯之茲舉亦
云侯諱之傳字惕若號石巖

重修泉州府學記

泉在前代文章科名爲天下蔚學者譚說至今豔之
然其世升降俗淳澆士術人心之變則有羣然波逝
其中而莫之訾省者蓋自成弘間虛齋蔡先生醇品
遠學洛閩是承親炙之士則有陳林張史諸君子皆

所謂守章句踐規矩不謬於古人明經篤行之意泉
之最盛時也其後傳李許相繼魁天下爲時文師科
第遂壓列郡然而華繁實披學又一變及其季也則
有猖狂以壞士習怪詭以軋文體者餘風荏苒而吾
郡亦寢衰矣夫泉僻處濱海爲九州風氣裔末然虛
齋以經解錦泉晉江以制舉業李贄以橫議天下皆
靡然宗之則豈非世道學術之高下占諸吾泉而可
知與蔡陳諸先生勵行清修有進退大節其時風尚
淳樸聞之長老士大夫有休官而美田宅者衣冠不

齒也。其後則役於名利者多。又敝則破行檢。作毒害。鄉閭苦之。而至今爲梗。此又鄉俗人心淳澆之判。然其所以然者。亦源乎世道學術而已矣。嗚呼。學校者。四術所從出。故曰學術也。其廢其興。昔人重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蓋言學校之盛。待文王而後興也。又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蓋言學校之廢。爲賢人君子所憂閔也。今

天子恭承道運。以六藝漸摩四海。必世而再矣。周王壽考。則應在作人。固宜其令行風流。而蒸蒸者衆。地之歸

也。兩浙江右聚學之區。玉山鉛山儒先講肄之所。賢守令類能修舉。視聽一新。吾郡劉侯侃。來自齊魯。有召南素絲之操。顧瞻郡學頽敝。憮然傷之。此亦風詩城闕之志。欲望學者以嗣音也。請諸僉事黃君朝鳳。而委學職。陳君任賢。以敦其事。落成有期。吾友舉人陳君萬策。爲之請記於余。夫學校之設遠矣。古之知道能文者。學記備矣。重言累陳。無以爲也。蓋周禮在魯。則問舊章。諸子賦詩。不踰鄭志。泉故先儒舊遊。理學名壤。雖晦明有時。然得賢牧守。師儒作而興之。解

宇既修必將延召名宿招誘有志之士課其道藝成其德業所以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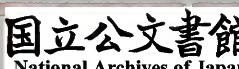
聖天子而育材廣化者非僻陋荒遐素未耀乎人文者比也故為道前代學術源流所以關鄉國汗隆者使返其始而維其初庶幾援古剴今其則不遠矣

宣城梅氏重修祠堂記

古者士大夫以上祭於廟庶人祭於寢故廟非有爵者不立非宗子則亦不立其祭之所逮又各有世數不敢以相干蓋愛敬之篤名分之嚴其重如此也雖

然禮以義起而時為大未爵而有世祿則祭之宗子去國支子則祭之大夫于祿及高祖而經文又有太祖之號雖五世至于遠祖則亦祭之是以近代有祀田者立廟世祿之意也支子貴者立廟代宗之義也伊川程氏又推服制遡宗源四親始祖使人各盡其情雖有據經考古之士不能盡非也宣城梅氏自宋始顯明三百年科第相繼延及

本朝於法固得立廟其族齒繁盛散而遷居故在前代屢有改建而歲久材腐溪齧其基人稠產稀曠不修



舉明經處士梅定九先生及其從子都御史桐崖先生倡謀經始桐崖羈於官歸鄉數年又早世故始終皆定九專其事定九貧者也好學深思拙於治生不量力之不任而根本是圖營度顛顛忘憊且老是以族人皆感其意順其令贊其役而考其工益自辛卯之夏逮今乙未載基載落而先生之孫達矣詩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言追遠維始非君子不能又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葛藟其本根者而詩人以爲求福豈其心所希覲蓋根枝流貫理固如此也世之公

卿士大夫敝敝宦路幾忘其所生歲時設紙位邸旅僅於忌日行之而已春秋雨露未嘗伸一拜於祖先其家則斥居室盛園亭至祖宗祭享之處雖祀秩所應得者莫之肯舉禮喪俗偷此其最大者愼念禮經營室之文載攷春秋屋壞之戒非學行君子孰能興之哉梅氏家廟舊址在山口中遷蒲田每就傍近改建今則重建於蒲田中處又於祠後餘地構屋若干間聚族人子弟讀書課業親爲指授凡昔賢所謂義學社倉皆有志焉其慕古如此其孫毅成傳先生意

俾記本末。示厥後人。余與先生至交。又念先人舊事。極相類。明發憮然。述所感以記之。

榕村記

枝谿以爲澮。曲折灌數百頃。復入于谿。水勢依山。自成隆窪。有榕生其上。舊爲風摧。橫卧澗中。折而復迴。翹然兩橋。可以通涉。扶疎遠望。亭亭然三也。村廣輪二百步。澗之南有方沼二。沼上爲亭。傍亭爲臺。皆就榕陰。下臨潭澗。蒼巖遠岫。濯影清漪。水族微鱗。游泳可矚。樹陰深處。棟薨隱隆。周以垣戶。皆吾甥孫氏之

所經始。其北月池。引入澗流。有長廊疎牕。可以凭俯。蓋余所營也。余又卽榕之遠陰。砌爲石臺。與孫相望。炎月西曦。如擁翠幃。又卻而西北爲小山。山之高可四仞許。下竹行源。輸之山腹。降流出于石罅。結茅室。使僧居之。自吾軒而至者。環徑輒邛。忘爲十畝。馬移四序。花木雜蒔。村中薜荔。藤梢漬蝕。牆苑登高之所。聽眺栽秧。穫稻。誼呶笑呼之。謹月麗村光。墟烟野燒。雲電膠流。長風高枝。幽壑靈瀨之狀。余旣與孫氏子樂此。而二三親串知厚。相要角文其中。意在光時。職

思用世扶樹缺微嗣音風雅使榕村之名及後諸子之志也。

克齋記

謝兄子惇在京師促膝所言皆肺腑之要一日肅然命予曰子之歸將以克扁其齋子其爲我記之予曰久矣哉吾之愧於斯言也奚足以記斯齋也雖然請誦其所聞而兄是質蓋昔者原憲所謂克勝人者也顏淵所謂克勝己者也先民有言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故力扛九鼎不足勇也氣奪三軍不足威也夫

惟平日清夜之中而勝敗存亡之機決焉言默食息之頃而盛衰消長之形見焉是故覺者不及知勇者不及持非天下之至勇大覺則不足與於斯也古人制字之義斬心謂之慙忍心謂之忍故克之功始於慙成於忍知慙能忍之人外眊之退然如不勝衣而風飛雷厲于徑寸之中傾耳而聽之如震驚百里也夫然後天機日以盛浩乎不至於摧陷廓清而不止焉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此坤之終也再變爲復之初則陽動而天心見矣天心者道心也道心惟微

如眇陽茁然於羣陰之中。故非克無以有復。非戰則天心終不可得而見。雖然。不可以不養也。故六二之休。擇善取友以交修之。雖然。不能以遽純也。故六三之頻。改過遷善而不吝焉。雖然。不可以無輔自察也。卓然以賢聖爲依歸。知我者其天乎。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蓋至於中行獨復。而以底于安敦也不難矣。克復之義如此。反乎此者。謂之迷。迷復之人。汨沒終身而不悟。覆以莊言爲蝨賊。正士爲鴟鴞。淳澆樸散。而天理蕩然。所謂用行師將有大敗以其國君凶也。嗚

呼。吾觀世之迷復者不少矣。惟不知所謂克也。克云。克云。絕嗜閉慾。以遊於方之外云哉。君子之克己也。不離乎容貌辭氣之間。不下帶而道存焉。是故一言之背於情也。則克之。一動之疚于躬也。則克之。非獨曰此言也。動也。云爾。必究其所以言動者。皆吾精神心術之病。意向念慮之差。源委相生。標葉一貫。朝暮簡檢。畢世服膺。於以混混而放乎四海。夫何遠之有。嗚呼。此古人之言也。吾述之而已矣。迷而莫子覺也。憊而莫子翼也。岌岌乎起而蹶。仆而復興。歌將伯之

章如有望而弗得也。今乃得子惇焉。而以師資是子之幸也。以葑菲爲雜佩。亦惟兄有莒獸之嗜乎。

榕村全集卷之十五

論

河圖論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明於陰陽之運。察乎日月之紀。窮乎鬼神禍福之徵。究乎人事吉凶之兆。故立象以盡意。行著以極變。使夫知其道者。則知神之所爲。而玩其占者。亦足以獲天之祐。而動无不利。然則聖人之於易。雖微河圖。其可無作乎。蓋圖者。大之所以啓聖人之心。易者。聖人所以承天之意。天人之際。未有

不相符而可以有作者也。自孔子大傳所列十數五位。若指諸掌。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究其蘊。則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嗚呼。可謂盡矣。變化日行于天地之間。凡夫動靜明晦開闔出入枯菀存化之雜然于吾前者皆是也。而其所以然之機。則謂之鬼神。夫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以有鬼神變化也。而河圖具焉。然則作易之精意。亦舍圖奚取哉。仲尼既歿。易道湮廢。自卦爻之詞。昭然具存。固已盡失其義。又況乎天人授受之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表。

者。無惑乎其不傳也。漢之儒者。雖不能曉暢精微。而守之未失。至于有宋。經學爲盛。而異言轉多。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比之舊傳。正爲顛倒。歐陽修不信大傳。遂與河圖洛書。皆以爲贗。而并棄之。惟朱子表章發明。而圖書始顯然。自元以來。挾異見而滋羣疑者。尚不勝其紛拏。故四千餘年理義象數之宗。書契文字之祖。以至于今。昧昧也。愚學易十餘載。既知返之圖書。以求其端。而竊疑夫爲之說者。何紛然其擾也。於是盡去五行生克之論。獨以陰陽奇耦之數。

本全集卷之五
二
縱橫而推之逆順而播之然後始得不疑于圖書之
理與夫聖人所以則之之由蓋河圖之半奇半耦者
兩儀之分也四方者四象之判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互爲內外者八卦之交也中宮五十者太極元氣
之所居也此其大致也以其分限言之則陽始於北
而盛於東消於南而終於西故在圖之奇數則北東
居內而南西居外也陰始於南而盛於西消於北而
終於東故在圖之耦數則南西居內而北東居外也
內者主之位也外者賓之位也得位爲主而用事則

日進而盈失位爲賓而不用事則日退而虛夫自寒
暑二氣之所以升降日月明魄之所以死生大而元
會之所以循環細而呼吸之所以出入無一非盈虛
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天理
人欲之消長學術之所以邪正世道之所以汗隆無
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甘苦之相生
憂樂之相因禍福之倚伏吉凶之反覆無一非盈虛
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以易而言之則乾龍之
潛藏而天地之心見矣姤豕之躑躅而冰霜之勢成

容村全集 卷十五
矣。內陽而外陰，則爲泰交之盛矣。大往而小來，則爲
斂德之時矣。是故內外之位，賓主之分，進退之勢，盈
虛之理，圖者圖此者也。卦者畫此者也。以邵堯夫八
卦之位觀之，則自震之一陽，歷離兌之二陽，以至于
乾，是左方之卦，皆陽內而陰外，無異夫河圖之左方
也。自巽之一陰，歷坎艮之二陰，以至于坤，是右方之
卦，皆陰內而陽外，無異夫河圖之右方也。然則所謂
則圖而作易，誠如合符而比節，非天地不能開其先，
非聖人不能承其繼也。若夫五行之義，四象之文，生

克之變，老少之交，得乎此者，其於衆說統之矣。欲歸
夫易卦之本指，其無先以衆說亂之而可哉。

先天圖論

自秦而後，易圖象之學不傳。其在傳文可攷者，則出
震一章，頗列八卦之位，而終不究其說。是故學者鮮
用心焉。而但緣文生義，以穿鑿於文字之間。蓋易之
迷所從來也尚矣。其偏爲象數之學者，又皆有單傳
別授，非易之正。如京焦卦氣之法，有侯辟公卿之位，
推易配氣，始于中孚。此則揚子草元之所因。曆家之

所用其在漢世以象數言易者莫此為盛然終莫知其所自來也獨後漢方士魏伯陽作參同契之書言養生之要其首章納甲之法以震為朔旦兌為上弦乾為正望巽為既望艮為下弦坤為晦日其陰陽進退之候似頗與邵氏先天之旨相契蓋朱子所謂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灶之術者其指此與然以愚攷之納甲之說蓋以十干始終之位推而得之如乾為甲壬坤為乙癸蓋甲乙壬癸者十干之始終乾坤者八卦之始終也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庚辛為震巽戊己為坎離丙丁為艮兌也伯陽又因月之朔晦弦望之方以配

合其說

如生明之月在庚上弦之月在丙正望之月在甲皆以初昏言之震兌乾之位也既望之

月在辛下弦之月在丁晦日之月在乙皆以平明言之巽坤艮之位也其與先天所以

得圖之法迥然不類然則自堯夫以前先天之圖其

不傳於世也審矣朱子又謂授受出自希夷其必有

攷然而邵氏再造之功則實與伏羲始作相配自邵

氏歿後此圖稍出聞者皆創獲而莫之信楊龜山曰

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艮居北卦氣首

中孚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凡若此類皆莫能曉也陸

象山曰先天圖非聖人本意有據之以說易者陋矣

夫以龜山象山之賢。而其疑若此。況其下者。林栗袁
樞攻先天尤急。蓋當是時。尊信而表章之者。朱子一
人而已。自朱子而來。至於今。翕然無復異議矣。然往
往新學小生。以爲自孔子後。真有是圖。而不知邵氏
之功如此其大。朱子之傳如彼其艱也。可勝歎哉。或
曰。先天之圖。果伏羲之本也。與。曰。何爲其不然也。大
傳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如是。則一每生二者。
自然之理也。陰陽交錯者。變化之妙也。其方位布列。

則雖古未之見。然說卦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
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則其對待之體也。雷以動之。
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則其流行之用也。其位與序昭
然。亦不可謂於古無初也。以其數而論之。則左右二
方者。寒暑之運也。陰陽太少者。四時之交也。八卦者。
八節之分也。二十四畫者。二十四氣之判也。三百八
十四爻。陽爻爲晝。陰爻爲夜。二分之晝夜平。故積爻
之算。至於臨遯之間。陽四十八。陰四十八。猶春秋分。

之晝夜各四十八刻也。二至之晝夜偏。故自乾以前積爻之算。陽五十六分。陰四十分。猶夏至之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刻也。自坤以前積爻之算。陽四十分。陰五十六分。猶冬至之晝四十分。夜五十六刻也。此其自然之象。自然之數。不待牽合而自無不應。以視後世規天紀日之繁。增除裁補之贅。其相去不亦遠乎。況乎其道之彌綸天地者。不可以象數求也。故君子之於先天。歿身焉已矣。

後天圖論

易有八卦。因有八象。其實則天地水火而已。何則。天地定位。則行乎其間。皆水火也。水火之精。則為日月。水火之氣。則為寒暑。水火之象。則為晦明。水火之變。則為風電雷霆雨露霜雪。凡夫騰降上下往來聚散。皆是物也。以易論之。則天地水火之外。為象者四。風雷山澤也。然風則天氣之行。下交於地者。山則地形之隆。上交於天者。雷則火為陰所壓。奮而起者。澤則水為陽所驅。散而下者。此四象者。蓋亦天地水火之交而已矣。以卦畫推之。乾之下爻變陰。則巽也。坤之

上爻變陽則艮也。離之上爻變陰則震也。坎之下爻變陽則兌也。此造化之妙。八卦之精也。是故易首乾。坤中坎離。而終以既未濟。或曰邵氏所謂先天之圖者。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固也。而其有始震終艮之圖何也。曰先天體也。後天用也。體則以天地爲尊。用則以水火爲主。所謂雷者。火之方升者而已。所謂澤者。水之始降者而已。陰陽始於春秋而極於冬夏。故雷澤者。水火之交也。水火者。雷澤之極也。天地以水火之氣行乎四時。涼燠寒暑。惟其所司。

焉。風與雷相薄。火之勢所以行也。山與澤通氣。水之潤所以升也。風之氣本乎天。山之形本乎地。天地之用。寓于二物。而天地無功焉。故一在坎之後。一在離之前。所以佐發生於東方。而乾坤退處于西成之地也。或曰南北陰陽之正位也。乾坤在焉。尊也。黜居偏也。烏乎可。曰黜乾坤以尊乾坤。夫辨方正位者。分也。分則不可易也。若夫受事任勞者。時也。時則有少而出長之先。卑而踞尊之位。於是乎乾坤有避而弗居者矣。必也其受成之時乎。夫受乎其成者。則必處乎

其後也。又何害於尊乎哉。然則大傳言神妙萬物。敘
六卦而不及乾坤。何與。曰。此所以爲尊之至也。前言
其位。故列之。此言其用。故去之。是則乾坤之在後天。
雖有位焉而無用也。無用之用。用之主也。

乾坤誠明之學論

乾虛而實。坤實而虛。何則。天者清通而妙乎象。故虛
以其與太極爲一也。故實地者堅厚而凝乎質。故實
以其承天而無爲也。故虛在人則乾者心也。坤者形
也。心者神明不測。可謂虛矣。然具乎性之真。則實形

色皆天性也。可謂實矣。然涵乎心之妙。則虛。虛實者。
誠明之學之源也。誠明者。合德而殊名。自其心之存
存也。其中有主。故乾謂之存誠也。其中無物。故坤謂
之敬也。自其事之有終也。實心以體物。故乾謂之立
誠也。虛心以順理。故坤謂之義也。無形則恐其離乎
物。故言心者。主於性而曰誠。誠者實而無不周貫之
謂也。有質則恐其滯乎物。故言體者。主於心而曰明。
明者虛而無所滯礙之稱也。

離爲明明德之學論

離者明明德之學也。故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明卽明明德。照于四方。則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然明德者何。中庸所謂天命之性是已。天命之性者。明命也。天命孔明。其在於人也。亦孔明。然而昏明之不齊者。喜怒哀樂之變。發於情。交於物。而不能皆中節之故也。二爻者。中之發。和之始。於時則春也。於日則晝也。於情則喜也。故曰黃離。言以中爲明也。渾然元氣。故曰元吉。三爻者。和之溢。中之過於時則夏也。於日則昃也。於情則樂也。故曰日昃之離。言明已過申。

也。樂極悲生。故曰不歌則嗟也。四爻者。中之反。和之變於時則秋也。於日則暮也。於情則怒也。故曰突如其來如。言其昏且暴也。害於物。傷於己。故曰焚如。死如棄如。五爻者。歸於中。復於和。於時則冬也。於日則夜也。於情則哀也。故曰出涕沱若。戚嗟若。言其哀且悔也。哀則思。悔則悟。而本心復明矣。故曰吉。四者循環於人心。故昏明由此生。禍福由此變。治亂由此起。初之敬者。慎於始也。上之出征。克於終也。在人心則戒懼於事先。克治於事後。在國家則兢業於平時。攘

撥於既亂中庸言喜怒哀樂致中和之功而以戒懼
慎獨爲要領者此也

良爲不動心之學論

良者不動心之學也然不動者非枯槁其心而已寂
然不動而有以酬酢萬變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也始也外不制則無以養其中此良其趾所以无咎
也既也天君不定則制外亦徒然此良其腓所以未
快也孟子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是制之於外之說
乎又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是先立乎其大者之

說乎雖然知求之於心矣而又枯槁其心如告子之
斷言語絕心行而謂其心不動之速是猶人之柴槁
辟戾者不能俯仰屈伸而以爲尸居者也名曰定之
而使明而實過之而使薰其於苗也名曰助之而使
長而實握之而使枯是雖不動而何足貴乎必也如
六四之良其身然後視聽言動必復於禮孟子所謂
養氣者也所謂配義與道者也必也如六五之良輔
然後理達氣和其言乃雍孟子所謂知言者也所謂
發政行事者也至於此然後可言敦良之道蓋積累

以厚之涵養以熟之所存者仁義之心而非虛所握者動靜之機而非固其與曲學之言止者異矣苟不能厚其終而要其成則又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萑稗者也

卦爻辭論

易之書爲卜筮而作也而其精極於陰陽性命其蹟包于品物羣形其繁周于日用感應蓋自卦畫旣成而斯三者備矣後之聖人因其所蘊而繫之以辭然易之辭獨與他經異者言出於象有象而後有言義

以備占一占自爲一義言則不必其相屬義則不必其相應非若諸經之文從字順而義類貫通也神而明之則其言有典常舉而措之則其道有典禮又未嘗不文從字順而義類貫通此易之爲書所以至精至變至神而不可以淺迹膠而私見滯也學易之至者無如孔子孔子之言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率辭揆方則有典常又曰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又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智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嗚呼聖人之學易蓋如此京房焦贛數

之賊也。輔嗣康伯義之翳也。邵氏出而洩圖之秘。程子生而闡道之微。於是羲皇之所以觀察而作文。周之所以憂患而興孔子之所以假年而學理。義象數如日斯揭。然是二子之書者。微朱子亦孰與尊信而表章之哉。且邵子之書。理精矣。而主於推步。與卜筮異。程子之書。義備矣。而主於論道。與象占殊。是於作易之本。學易之要。蓋猶有所未發焉者。至於朱子。一以占筮舉其槩。所以釋易者甚近且淺。而至精之理無不存也。至變之用無不周也。至神之機無不寓也。

使易之爲言必根於象。使易之爲象必當於占。片辭隻字。該貫包含。以爲虛而可以盡天下之實也。以爲小而可以窮天下之大也。四聖不傳之心至此而若合符節矣。雖然。名之命也。辭之繫也。蓋確乎其不可易。朱子之釋名辭畧矣。賁之中虛而含物。何以不爲頤。噬嗑之往來而交錯。亦可以爲賁。萬物皆有常理。何以雷風則爲恒。萬類皆無停機。豈必火山乃爲旅。他若其名之可相易。義之可相通者。蓋未可一二數更聖越神之心思。宜不若是其濫漫也。朱子非不知

之而以爲未可臆說。故因孔氏之舊而約畧其旨。以俟後聖。意至深也。愚以謂塞宇宙。亘古今。一理而已矣。理之所在。伏羲所以創文。王所以修。孔聖所以翼。出乎理則非所以爲聖人也。苟能窮理之至。則其心與聖人通。性命之理。變化之妙。萬物萬事之幾。瞭然于心目。所謂易者。真吾心之圓神。方智而已。然後銖而較之。至于石而不差。寸而累之。至于尋而不謬。六十四卦之爲質。三百八十四爻之爲物。一一見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真有所謂擬初辭而得其終。觀彖辭

而過其半者。則雖聖人復生。亦將可以質之而無疑。此又朱子所未盡。而有待于後人者也。非夫潔淨精微而不賊者。其誰與望乎。

著數論

天地之體數八。其用數七。體數八者。謂如河圖洛書之數。虛其中央。則四正四隅。通爲八面。此則在天而有定時。在地而有常處。是以謂之體也。用數七者。又以體數均爲十分。則用者常七。不用者常三。謂如夏至之日。出寅入戌。加以晨昏可辨之色。爲晝七分而

夜三分一年一元之數皆開於寅而閉於戌是以謂
之用也。易之有卦者體也。故其數用八。八八六十四
而卦成。其爲物靜。其爲德方。其在大傳所稱。則體天
地之撰。而符四氣之行。其有著者用也。故其數用七。
七七四十九。而用備。其爲物動。其爲德圓。其在大傳
所稱。則當期之日。而紀閏之算。閒嘗卽其說。而推之。
四十九者。一歲之弦數也。一歲二氣四時八節二十
四氣四十八弦。四十八弦者。以三百六旬成數而論
也。并其五日四分日之一者。爲四十九。是故二以分

之歲之陰陽判矣。四以揲之。月之望晦。二弦具矣。一
歲寒暑之運有十二月。一變左右之策有十二揲也。
掛一者。在用不用之間也。在用不用之間者。何也。用
之以分。而不用之以揲也。不用之以揲。而又用之以
歸也。以著之理斷之。則亦用者七。不用者三。何取乎
用者七。不用者三也。準以一弦之數爲五日四分日
之一也。盈者因氣而見。故分二之後。遂除其一。策以
爲氣盈虛者。推朔而知。故揲之而見有餘。則爲朔虛。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合掛與扞而奇積焉。綜三歲

之得則月成矣。綜三變之奇則爻見矣。大傳所謂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蓋就一變之中而取其義耳。實則三變既成，方應一閏之數。是故策者以當日也。爻者以當月也。卦者以當歲也。一篇之爻三百八十有四，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三十二歲月日之數三十二歲之月三百八十有四，其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蓋閏歲於是而一終也。是以易道應之，愚按自易而下，如焦京揚雄卦氣太元之屬，以卦爻準曆者多矣。然皆增損其數，不符於自然。如卦氣則減震

兌離坎之二十四爻，太元則增躋贏之二贊，是皆人欲之私，穿鑿傳會之巧。是故識者譏焉。邵堯夫經世除乾坤離坎以舉成數，未離乎卦氣之法。蔡氏範數爲九九八十一，以紀氣候。司馬潛虛爲三百八十五，變而又減其二十，則又太元之支流耳。彼此相非，直以五十而筭百步也。蓋不知易者理義之原，象數之本。其循環終始，與天地同流，不待於割截而始配。惟著法則乘除進退，其於一歲盈虛之理，實有取焉。而其算亦自妙合。自唐僧一行以大衍命曆以策應弦。

以揲應月。蓋已得其大致。然其前後之說。尚多牽挽。又不知一月爲三十之成數。與掛一爲氣盈之閏分。是以推算不密。而歲分尚餘於四十九策之外。則其與參摹四分之書。相去直一閏耳。愚嘗以大傳著數。覆逆推之。至于顛倒爛熟。然後陰陽變化之道。日月贏縮之紀。躍然于布著之間。始信古人所謂迎日推策者。或得諸此。夫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後之譚易者。雖復窮象之微妙。盡數之毫忽。而不得孔氏以爲之宗。吾見其益漶漫而無當也。

序卦論

易之有序卦何義也。曰。大傳具之矣。禮始于冠昏書。始于釐降。詩始于后妃之賢。春秋始于惠公仲子之事。是故易之始于乾坤咸恒也。明陰陽之際也。坎離者。乾坤之交也。既未濟者。又坎離之交也。是故易之終于坎離。既未濟也。明陰陽之交也。屯蒙以下。中孚小過以上。觀其所序。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文中子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夫時之相生。有相因者。有相反者。人之乘時。有因時而順之者。有

因時而制之者以治繼治以亂繼亂者謂之因以治
繼亂以亂繼治者謂之反將治而使之治已治而持
其治者謂之順將亂而使無亂已亂而反之治者謂
之制斯義也近自一念天理存亡之幾遠而國家政
事治忽之大微而民用趨避吉凶之細大而天地陰
陽消長之常莫不有相因相反之義焉莫不有順之
制之之理焉是故通乎序卦之說者其於存亡吉凶
則居可知矣或曰序卦之說專主于義而不及于象
也與曰自乾坤十卦而至否泰則天地之交也自咸

恒十卦而至損益則山澤雷風之交也坎離之前有
頤大過焉既未濟之前有中孚小過焉如此之類豈
爲於象無取哉又嘗以大傳九卦之說推之蓋上下
篇對待之卦凡十有二在上篇則乾也履也謙也復
也在下篇則咸恒也損益也困井也巽兌也乾十卦
而至履履五卦而至謙謙九卦而至復復六卦而上
篇終矣咸恒十卦而至損益損益五卦而至困井困
井九卦而至巽兌巽兌六卦而下篇備矣上下相對
以三十卦爲斷以十五卦爲限九十者天地之終始

也。五六者，天地之中數也。數之極則必變，數之中則必過。過與變而憂患生焉。是故惟除乾咸爲之始，兌爲之終，其餘則皆憂患之卦也。六十四卦皆憂患而有作，得乎六十四卦之理，則皆所以審憂患之理，而獨九卦云爾者，其意蓋有深焉。神明其道而不鑿，則於易也幾矣。是故言易而局於象數者，其失也膠，專於義理者，其弊也泛。

十六卦論

邵子云：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此

十六事者，卽六十四卦之中畫，而互成十六卦者也。十六事又生于四象之交，則四象者，又卽乾坤旣未濟之具體而微者也。夫天道之消息盈虛，人事之吉凶善惡，彝倫之敘數，情偽之攻取，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六十四卦之稱名，取類備矣。雖然，乘運者察變，知幾，未有大於剝復，夫姤者也。明倫者造端，謹始，未有大於漸歸妹，家人，睽者也。審勢者度緩急，權輕重，未有大於蹇解，頤，大過者也。言乎其分之一定而不易，則歸於乾坤，言乎其變之迭運而不窮，則歸於

既未濟是故十六卦者六十四卦之樞要也學易者先識乾坤之大義以立其綱明於既未濟之樞機以善其用由是剝復夬姤尚天行而見之微漸歸妹家人睽謹人倫而辨之早量時勢而後動則蹇解其緩急之宜也守義理而不遷則頤大過其輕重之則也

互卦論

道之消息盈虛有人事之善惡當否故爲用也其定理則歸於乾坤其變動則歸於既未濟而已故爲綱也剝復陰極陽生陽之始也夬姤陽極陰生陰之始

也漸歸妹陽卦與陰卦交交泰之象陽之中也頤大過陽卦與陰卦判不交之象陰之中也蹇解三陽之卦陽之終也家人睽三陰之卦陰之終也陽六卦皆主震艮始則交於坤母孕男也中交於巽兌求其配也終交於坎從其類也陰六卦皆主巽兌始則交於乾父生女也中交於震艮求其配也終交於離從其類也探始則陰陽互根而孕育之理明致用則男女相求而婚姻之道正辨物則以類相從內外之分嚴而禮義有所錯矣剝復夬姤以天道爲人事之端漸

歸妹頤大過蹇解家人睽以人事爲天行之應剝而復則陽用事其既也交於陰有循序而禮合有逆節而情動其究也爲蹇爲解治外者以之夫而姤則陰用事其既也交於陽有役陽而致養有疑陽而交爭其究也爲家人爲睽治內者以之陽之道始於體之正故乾坤統焉陰之道始于用之交故既未濟統焉此互卦之義也。

十二卦時義時用論

易之用皆以趨時而舉時以贊其大者凡十二卦稱

時者四時而稱義者五時而稱用者三夫時者何也曰時者天也有順而播者有逆而成者義者何也曰義者宜也有宜此而值其時者有值其時而宜此者用者何也曰用者可施也有不可而用之以成美者有可而用之以有功者頤大過解革何以稱時也解以生之頤以養之此天地之仁氣所謂順而播之也革以更之大過以固之此天地之義氣所謂逆而成之也非無義也非無用也而時爲大豫隨遯姤旅時而稱義何也以致豫則于順動宜以致隨則于貞宜

此兼善之義也。以明決者宜于遯，以見幾者宜于姤。以柔正者宜于旅，此獨善之義也。無時不有，無用不然。故稱義焉。坎睽蹇時而稱用何也？坎非所用，而于設險則固，睽非所用，而于男女則別，此不可而用之以成美者也。止非常用，而于見險則智，此可而用之以有功者也。因其時當其宜，故稱用焉。何以皆爲大也？曰：時者天也，終始萬物之道，大何加與？義者宜也，不離道不失義，大哉時之經也。用者適也，時則用，不時則不用，大哉時之權也。曰：盡此乎？曰：舉天地聖人。

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悉之矣。同此者以此類之，異此者以此通之，皆時也，皆義也，皆用也。故曰：易之用皆以趨時也。

聞樂知德論

禮樂二者，皆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然禮先而樂後，禮以制治，而樂以象成。故曰：於樂觀其深矣。言其本於性情，流乎德化，其效至於淪肌浹髓而不自知。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知政知德之說也。且夫政與德固相爲表裏之謂，非

政則德無所施。非德則政無所本。德者人君所躬行而心得。而禮樂則皆政之屬也。今以政歸禮。以德歸樂。何哉。蓋本德以敷政。則禮於是行。而民以節矣。以其先也。故言政者歸之禮也。政成而德洽。則樂於是興。而民以和矣。以其後也。故言德者歸之樂也。雖然。樂之所自作者非一。有陳祖宗之功德者。則如商之元王相土成湯武丁。周之后稷公劉古公王季。后嗣述而歌之者是也。有象己之功德者。則如韶樂作於舜。大武作於武。九成以象代堯。六成以象滅商。聽其

歌觀其舞。則知其當日之事與志者是也。若乃朝會燕饗。征行愷還。則敘其交懽之心。致其勸勉之誠。道其閔勞盡下之意。於以被之絃歌。用之朝廷學校。至於民間鄉黨閭巷之樂。則多采之謠俗之所得。如周有二南邶鄘以下十五國之什。漢有趙代秦楚之謳。而擇其辭之美。志之善。可以語。可以道古。於以用之黎庶。而以感民心。以淑民身。此則樂之大致然也。然此四者。源流之所自不同。而皆謂可以觀德。則又何哉。蓋祖宗之德。德也。己之德。亦德也。上下交而志同。

德之行也。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德之至也。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也。漢氏以還，四者之迹僅存，而其意微矣。故郊廟宮庭閭巷之所用，猶是也。然班固謂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則所謂陳祖宗之功德者，無矣。武帝天馬之歌，汲黯之所不悅；秦王破陣之樂，魏徵之所不觀，則所以象己之功德者，淳矣。君臣賡答之詩，固多有之。然頌美相悅之辭多，而忠愛交勉之誠寡。且又未嘗叶管絃，示臣庶也。則朝廷學校之聲，衰；民間沉沔鄭衛之俗，千年不變，而鄉黨閭巷之音。

歇所以然者，其立國根本，既無積德累仁之事，而又禮法之不制，教化之不修，三綱之不正，九疇之不敘，太和之俗不成，故雅頌之聲不興，使其樂猶在也。吾知不必季札子貢而知其德之涼矣。然則樂之道，其終不可復乎？曰：亦視其德而已矣。孟氏有言：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祖宗功德不可強矣。誠能制禮法，修教化，正三綱，敘九疇，其本正矣。然後取郊廟朝廷之樂，潤色其聲音，畧論其律呂，務使學士大夫皆能習其文，而知其意，拊其節而通其道，至民間之樂，雖未可

以驟變然所謂默成於風俗而潛移於人心者其理不可誣也風俗既成人心既移則即今俗樂而頗采姚江王氏之論取其有孝弟忠貞節烈之行而歌舞之以興善志以助淳風以為復古樂之漸禮樂之道夫豈遠乎哉此之不務而列代修文之主好古之儒方且役智弊神于黍尺鍾律之間似乎伶倫之筩不得而樂卒不可興者此劉向臯陶之刑之論可為三復而歎息也

朱呂說詩論

朱呂說詩之義不同呂据思無邪之指曰三百篇皆性情之正可以被之弦歌者也朱据鄭聲淫之訓曰所謂雅鄭者即二雅與鄭詩也然則孰為得聖人之意曰朱得之然則何以處夫無邪之說曰無者猶毋也禁止之也詩教如此非槩詩辭也然以愚觀之鄭衛之在詩也不逾十之一淫者之詩之在鄭衛也其灼灼著者亦十之一耳然則悖於禮而傷於教必不可云無邪者纔百一也何害夫全詩之為性情之正而可被之弦歌乎聖人於此何不并夫百一者而刪



之而猶存之曰俗化之不知則勸戒之不明有桑中
洧外之人則東門風雨所以貴也今欲旌顯幽節必
先列強暴者之罪狀此數詩罪狀也其俗如此而猶
有王澤民彝在焉如晦而不輟其音如雲而不亂其
意此所以爲性情之正而可以觀可以興者此也漢
廣之游女有求之者矣行露野廬之貞人有誘之者
矣幸而求之誘之無傳詩下設其有之而兼載焉固
所以形惡而彰善而又何諱乎曰是其說與朱子少
異曰無異也朱子不謂鄭衛純淫詩也但謂有之

盡文以正者非爾然朱子之言無邪也爲讀者言也
吾則以王澤民彝之猶在察其無邪焉似乎折朱呂
之中者此則末學僭妄之過也夫蓋朱子晚年而雅
自信於易卜筮詩雅鄭之說夫卜筮之爲本義不可
易矣然彖爻辭之根於理而用於占則相爲本末不
可偏廢後之君子必將折朱程之中以說易猶詩之
志也曰鄭風之系以淫也已多曰此亦朱子意之而
初不以爲定論也大旨立則此亦淺事爾區區辨此
是亦不爭於室而噪於門也

天九重論

西人言天有十二重其三者不可攷校可信者九重而已曰月天也水星天也金星天也日天也火星天也木星天也土星天也恒星天也宗動天也月天最近地漸而愈遠至於宗動極焉然又謂金水與日同天則直七重而已宗動者衆動之宗也其行不息而有常恒星以下皆隨之而皆不如宗動之速故古者謂七緯東行以退度爲行度也今則謂恒星亦東行則古所謂歲差是也古者以恒星爲天體故謂之歲

差今也以宗動爲天體故謂之恒星行度其致一也凡九重者近內者西行愈遲東行愈速近外者西行愈速東行愈遲東行者退度也推算以之西行者行度也論天以之今置盂于此自邊而引之旋則近中者緩矣自中而引之旋則近邊者緩矣宗動之天急旋於外若或引之其彌近地心而彌緩者勢也地之凝而不動者非獨形氣清濁之分而已蓋旋於外者必有其紐於中爲兩端之紐者南北二極是也爲中間之紐者地心是也然二極爲動宗故雖不動而急

旋旋於其所而不覺焉爾。地不為動宗。故直疑而不動。氣則應焉。而形則否矣。要之則所謂九重者。皆非質也。如曾雲焉。疊湧而升。如二水焉。合流而逝。今觀雲之有背馳。而水之有滯流者。則明乎一氣參差之故矣。

歲分消長論

歲分消長之說。元郭太史所立。蓋上攷往古。而百年長一。是前之歲分愈多也。下驗將來。百年消一。是後之歲分愈少也。經今纔三四百年。而其說已不效。蓋

歲分又漸多矣。故今之知曆者。推究其根。以為由於最高之行。最高者何。日行最高處也。行最高則見其遲而不及一度。所謂縮度也。行最庫則見其疾而餘於一度。所謂贏度也。自古曆法。皆定以夏至行縮度。冬至行贏度。而亦未知歲分消長之根在於此也。今推最高庫之度。乃不定在二至。自至元辛巳以前。則未及二至。今又過二至六七度矣。原夫行最庫之日。應極疾而有淫度。方其正在冬至。則未及時而晷景已短。行疾故也。若未至冬至。或過冬至。則晷景短之

時分以漸而增行稍遲故也。凡言歲分者以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為率。而郭太史作曆之時適當極疾之候。未究其根由於最庫。又未知最庫之行不定在此。故疑為歲分之消一往不復而推之將來以百年消一為期也。今最庫既過冬至則冬至之日行以漸而遲。歲分以漸而增可知矣。然歲分非真有增減也。以冬至之日直其遲疾之分而得各爾。藉令自今年夏至算至明年夏至以為歲分。則歲分極少之年。乃其極多之年矣。以彼補此。歲之定分仍無消長。此又

不可不知也。

留侯武侯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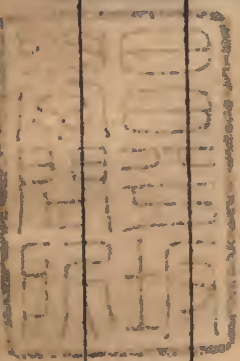
留侯武侯皆漢之傑也。論者或以留侯出必於其機。應必於其會。其事漢也。若賓其避侯封以行其志。若神龍之變化於八紘之內。而不可羈以秦也。武侯者正志於結托之初。自任以興復之重。忘乎時之不可為。以瘁其軀。於是乎疑二子者。所術之學殊。所趣之致異。故其出處始終大較不同。若此。雖然。君子之於人。蓋莫大乎論其世也。留侯之君。非漢也。韓也。雖識

漢王於邂逅之間。知天授之主。而韓國猶存。則於漢有不純臣之義。及乎韓亡而歸漢。而後主臣之交定矣。前此之往來去就於漢者。蓋古之君子拳拳故舊之心。豈若戰國之士。朝暮秦楚者哉。九域已一。叛亂已除。雄都已建。嫡貳已定。時則謝成功。遠人事。託意寓言。導引避穀。武侯處草廬之中。承三顧之誼。投合之契。厚許與之分明。及乎託六尺而專國命。統戎行而興漢室。任重道遠。無有休時。蓋其職然也。假令留侯生季興而負重寄。克其傾家報韓之心。鞠躬效死。

殆非所難。而使武侯從容指顧之間。大業早就。則躬耕之初服。淡薄之本志。其與飄然世外遊者。意豈異哉。論者又謂武侯弘毅忠壯。慨然展布四體。以盡其心。留侯優游譎諫。每若有所懷。而難發。故一則有從容之論。一則有正大之褒。夫古之君子。其出也。所以直己行志也。然亦將以順時體變。弘濟于艱難。是故外度其主。內度其身。遇之不同。而其應異焉。況乎武侯晚年。閫外之寄。而留侯初終帷幄之臣也。在易坎之六四。近君以濟險。而曰納約自牖。无咎。蹇之六二。

得其正應居外平難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豈可
以是疑坎四之委蛇矜蹇二之亮節哉傳曰二多譽
四多懼近也武侯厲蹇二之節故在外而譽不虧留
侯有納約之心故居中而事獲濟大哉二卦之義留
侯武侯當之矣愚嘗尚論三代之下以合於三代之
英以謂莫先于義利之間莫大乎父子君臣之際良
之功成漢室而不居亮死之日家無餘蓄其高致同
也良報五世相韓之恩亮追先帝之遇其大節均也
此其志如日月之光而行有冰霜之潔豈區區功名

之士贊世之流哉或者乃謂亮三顧而出而良未免
於挾策干人以爲優劣夫良有不共戴天之怨於虎
狼之秦有能報之者良所從也秦項滅而良之志畢
良豈區區功名之士哉故曰君子之於古人豈苟焉
而已亦莫大乎有以論其世也



榕村全集
卷十五

五

